

想象你出生在一个干净明亮的聚落，却少小离家，去到远方广阔的世界，在那里成长。到了壮年之时，你应着一个神秘而强烈的召唤踏上回家之路，中间历尽艰辛险阻，百折不挠，终于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，与有着同样经历的异性结合，很快的生下了孩子；却等不及好好看一眼自己的下一代，就因过度劳累甚至伤病而死去。而你的孩子的宿命跟你一样，也是少小离家壮年回，也是在漫长的回家路上耗尽了体力，回到家匆匆成婚、产子，就埋骨于家乡了。如此一代代循环不息……

还好这不是人生，是“鱼”生——鲑鱼的生命故事。

一个深秋的上午，在加拿大西境的维多利亚，我们寻得一处鲑鱼的家乡。穿过灿黄嫣红的秋叶树林，来到一条清澈的溪流之畔，沿着河岸慢慢提醒游客保持安静，不要惊扰了鱼儿们——他们正在进行一场生命中最危险，也是最庄严的祭祀。

我们放轻脚步、沉默不语，抱着几乎是虔诚的心情，沿着河岸慢慢往上游走。清浅的河水中，一条条肥大的鲑鱼，奋力地逆流而游，或者就在河床的砂石上拼命摆动身躯鳍摆，为着延续下一代而使出全部的拼搏力量，把原本该是平静的河面搅扰得波澜滚滚。我们终于见识到大自然的一桩奇景：鲑鱼

归途何漫漫

李黎

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幅摄影杰作：一只熊在湍急的溪水边张开血盆大口，危险就要咬住一条跳到它面前的鲑鱼。当时觉得奇怪，怎会有这么容易捕捉的鱼？后来知道了鲑鱼回流的习性，才明白这个画面其实呈现了一个悲壮的大自然的故事。

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的鲑鱼（中国俗称为三文鱼）有此回流天性。他们出生在河流里，在那儿度过幼年时光之后就游向大海；经过四五年的成长，储备了充足的生命力，便开始艰苦漫长的返乡之旅——每年秋天，大约从九月到十一月，就是大批鲑鱼成群结队回乡的季节。它们有“导航仪”，追随一种生物磁场的引导，加上灵敏的嗅觉（许多有迁徙行为的动物都具有这份能力），可以准确无误地回到自己出生的河流。他们在生命的后期溯流寻根，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惊人速度逆流而上，遇到激湍瀑布必须腾冲飞跃，不眠不休不进食，还要机警地躲过近旁虎视眈眈的天敌（熊、秃鹰、人类）的袭击捕捉……

幸存抵家的游子们，虽然早已在旅途中耗尽力气遍体鳞伤，但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天职，依然奋不顾身拼命努力：在浅水碎石的河床里，雌鱼忙着清理砂石、整顿出一处“孵

平淡的日子平静的心

袁晓赫

日子过得真比飞箭还快啊！从1968年8月到井冈山插队落户当知青到现在，近五十年光阴，竟一眨眼就过去了！半个世纪发生多少故事啊，写都写不完。

过去，我写过老表过大年的情景，写过大年三十灶门前的火塘火、客厅里的炭盆火，写过挂在屋檐下的腊肉，写过老表腊月二十四后的杀年猪、炸油果、贴春联，写过正月“吃开水”的茶盒及点心，还写过井冈山拜正月，演大戏等等，总想写出井冈山老表过大年的特色。但是，现在再拿出来看看，总感到没有写出特色。

你说，老表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，做些烟熏肉，算不算特色？

你说，老表过年家家户户贴春联，不仅门户上贴，卧室、厨房贴，而且猪圈牛栏门口都贴上，算不算特色？

你说，老表拜年拜正月，正月里做客，都是过年的待遇，喝开水，吃年菜。算不算特色？

仔细想想，这些还算不上有特色，因为这些在我国南方省份都是很普遍的。你可能又会问，那么放鞭炮、演地方戏，算不算特色？我说那更不能算有特色。那些，在全国更普遍。

再认真想想，老表过大年真的是没有什么特色的。没有特色才是他们的特色。不仅老表过大年没有特色，一年四季的生活也是没有什么特色的。平平淡淡，粗茶淡饭，日复一日；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年复一年。平淡的日子磨炼出平静的心境。克服困难都是平平静静，小通村在1962年遭大旱灾，水田都晒成了旱土，不怨天不怨地，家家户户大种红薯，吃红薯“当饱”；1971年因上面强行推广矮秆水稻，造成大面积减产，就不声不响吃糠菜米粿“当饱”，老表认为“田种不好一年苦”，“当年收成不好，开年再来过。”“过年难过年年过，办事不成事事成。”

平静的心境是一种很可贵的精神境界，它是长期饱经生活磨炼的结果，它能还生活清纯的本质，滤掉淤污和杂质，心静了，才能心清，才能对生活充满信心。

我们也是当上“小老表”起，学会了像老表一样，在平淡的日子里，以平静的心境对待人生，对待现在和未来。

现在，过年了，真想再回井冈山一趟，和老表一起过一个平平淡淡的年！



我们的新天地

沈舜安

看了木偶剧《小红军》后，莺莺艺术幼儿园的小朋友果断在心目中树立了一个新偶像——“虎子”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“小英雄的样子好帅，说话很有趣，还勇敢地消灭了土匪大金牙！”不仅是这家幼儿园的小伙伴们，在崇明三岛，几乎所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都非常熟悉“小红军”，这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。

从去年9月开始，上海木偶剧团启动“送戏下乡”，两个月间，13人“小分队”吃住在当地，最东去了前哨，最西到达绿华，努力把舞台搭进校园，让木偶艺术走近孩子。据统计，演出共走入当地幼儿园和小学80所，吸引了观众5万人次，重互动的表演和接地气的台风也赢得了来自当地政府、学校和家长学生的齐声点赞。



最后一口气泡。这个过程，只能以“惨烈”两字形容。

我们默默观看水中惊心动魄的出生入死，近旁带着小孩的父母亲低声向孩子解说，趁机给他们上一堂生动可贵的自然课。原本活泼蹦蹦的孩子，这时也变得安静听话起来。岸上的静寂，更显出了水中的动荡翻腾。

在这场生动激昂的群舞之中，当然不乏已无生命迹象的躯体，近旁的河滩上也屡见僵硬的鱼尸。如此大量的鲑鱼尸体，大自然自有好安排：那是河流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养分，为他们的后代和其它水中生物提供了丰富的营养，甚至对河岸土壤、陆地上的走兽飞禽都有环保作用。真是比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还来得悲壮！

虽然明知鲑鱼的生命历程是大自然“天道无亲”的法则，最后那场壮烈的拼搏也只是生物本能驱策下的行为，但我依然感受到一份震撼与感动，令我在水畔屏息敛容，肃穆以对。其后那几天在餐馆用餐，大家都很有默契的不点当地的时刻美味：煎烤三文鱼。只因那“回乡”二字，触动了心灵深处一个特别柔软的地方，而那份触动是人类独有的，是远远超越生物本能之上的；却又那股熟悉，像一个温柔而固执的召唤，令远方的游子频频回首那条漫长的离家和归乡之路。



没想到在《邓伟志全集》出版后，我还能继续留在人世。既然“苟延”了，那就再“残喘”几声吧！新鲜事喘不动了，只能“喘”几件往事，砖头块状的书写不出了，便断断续续地写些短文。

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经历，无不能折射出历史的一个侧面。不用说，我这侧面是狭窄的，是微不足道的，无法同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相比。可是，真要把微不足道“道”出来也不容易，好多事已经淡忘了。到了“失智”的年龄段，很熟的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，再不写怕是要捏不动笔了，有点凄凉，有点伤感。

放下笔向窗外望去，只见好几棵大树的树叶正在飘飘落下，再仔细向下看，遍地都是落叶。不知为什么，此时此刻我对落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！落叶有咖啡色的，有金黄色的，有……

我信步走出房间，捡起一片金黄色的枯叶。我喜欢金子般的枯叶，这绝不是因为金子有多值钱，也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国际货币储备，而是因为枯叶的由绿变黄，意味着枯叶把水份送给了果实。我佩服枯叶这种勇于让贤、说下就下的崇高风格。

落叶的飘然不同于雨



点，不是嘎然而落。它慢悠悠、慢悠悠地徐徐降下，似乎在回过头来感谢支撑它的树杈。落叶也不同于雪花，给人以冷酷。它落下时是在暑热之后，是给人间送爽来的。它落下时正值收获的季节，似乎是来祝贺人间丰收的。落叶啊！丰收的果实中其实也有你光合作用的功劳。

环顾四周，人们对落叶的感情各有不同。有些树叶落在了马路上，环卫工人正在清扫，不过环卫工人并不嫌你给他们添了麻烦，是你为他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。向远处的别墅看，你落在了达官贵人、亿万富翁的华丽的阳台上，说不定他们会把你当作垃圾，甚至还会有人对你怒目而视。我是教师，我是出身于乡村的教师，我祝愿枯叶落在我们的大地上。你是有机肥料，远不是化肥所能比拟的，相信你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

仔细观察手中金黄色的落叶，欣赏它的舒展，细详它的叶脉。叶脉有主有次，有粗有细，有直有曲，同文人的泼墨有极大的相似之处。叶脉连着书脉。地气接着书卷气。太好了！我回到书室，把手中金黄色的落叶夹在了书中，让它日后成为我写回忆录的书签。不！单作书签还不到位，我应当用它作为我这本小书的书名。《邓伟志全集》（代序）

“常来演出吧，我们还想看！”

谷一飞

与通常改编自童话和神话演义不同，此次的《小红军》是一部主旋律剧目，“革命故事+现实主义”是其全新关键词。这不禁让沈老师对演出效果有了些许不确定，“处于低幼年龄的当代孩子，能看懂革命年代发生的故事吗？”

相似的担心，其实也曾发生在剧目排练之初。几番深入讨论，剧团领导与主创人员意见一致——“这既是一次对舞台高雅艺术的普及，更是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课……”

于是，在保持作品原有风格的同时，一系列侧重于情感互动和情景融入的手段被巧妙应用：当小主人公需要躲避敌人追捕时，台下的观众群是其最佳的藏身之处；尾声处，小朋友们一起鼓掌，帮助虎子打败土匪……此外，演出中间还穿插了《少先队歌》《共产主义青年团之歌》，孩子们得以迅速进入故事设定的情境。

在时长50分钟的演

出中，学生们自始至终保持着全情投入，校园操场上不时响起欢乐的笑声。当剧中虎子、瑛子等正面人物命运遭遇起伏时，孩子们更会毫无保留地发声提醒，而对于那些“坏蛋”等待他们的则是齐声声讨。待演员谢幕时，大家还会主动上前话别，还有不少孩子认真写下观后感。

正是这些点滴变化，让始终留意观察的沈慕才老师给出诚意好评，“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。孩子们不仅看懂了而且入戏了。对我们而言，则感受到舞台戏剧作品寓教于乐的启迪作用，也拓宽了开展德育与美育的新思路。”

作为剧目制作人，单江峰曾多次参与木偶剧团“送戏下乡”，对于这项工作特别感同身受。回顾从创排到演出的全过程，他借用了“一切为了孩子”这句话作为概括。

演出的两个月中，这支“小分队”一周五天住在崇明，每天在各个学校分别演出四场，其间要不断重复着装车、卸车、拆台、装台的循环。久而久之，一套模式化的工作流程已被大家熟练掌握：早上7点半驱车出发，上午至中午演出三场，下午的表演则需要赶在3点半之前，因为不能耽误放学时间。

既要演出，又要装台，还要搬道具、压台口，剧团派出的13人团队个个身兼数职，又加之在露天演出，大家难免黑了瘦了，但却始终保持着一股活力。主演张雪和李莎莎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，“每每看到孩子们兴奋的样子，就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。”

在团队成员的集体记忆里，孩子们在谢幕后常挂在嘴边的话：“常来演出吧，我们还想看！”看似简明直白，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内涵，既是褒奖，更是鞭策。为完成这庄重的承诺，大家仍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并坚守在这样的舞台，努力让更多郊区孩子同样亲身感受木偶艺术的魅力。



离家乡不忘根

吴家龙

俩在美国年年都不拉的，而且非常讲究，要用上好的糯米和粳米，赤豆、黄豆、腊肉、腊肠、栗子、荸荠、白果、油豆腐、豆腐干、青菜等合煮一锅粥，称“咸腊八粥”。腊八粥又称八宝粥，“八宝”含有“吉祥如意”之意。过了腊八，就是过腊月廿三的念思（四）夜，旧时的习俗送灶老爷上天，所谓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”那么这天晚上要供糖稀，吃赤豆糯米饭，卷银包。卷银包是用百叶包有：豆腐、油豆腐、茨菇、粉丝和青菜。美国是不会恭灶老爷的，但习俗照过不误。

异乡过春节的“一出重头戏”是一顿丰盛的年夜饭，一般在年三十晚。以往几年都是由老伴操持，提前一星期作准备。经过她的忙碌丰盛菜肴摆放在餐桌

桌。八冷盆八大碗，有肉、鸡、虾、海参和鱼（意年年有余）；有平安如意素菜以及鲜美的鱼头汤。还未动筷闻到色香味诱人的佳肴已垂涎欲滴，孩子们纷纷雀跃而起。阖家围桌而坐，边吃边说，举杯畅饮，其乐融融，共享天伦。近年老伴已不再操劳费时费力的年夜饭，改在中餐馆享用。巧的是我

台湾表妹一家随她的子女旅居美国新州，与我们近在咫尺，这样大家约定，春节期间一起吃顿年夜饭，通常选择适合口味的“西湖饭店”。两家有大小十六口碰到一起非常热闹，好久未见，笑逐颜开，话语不断。饭毕到家休息，很自然地分成三群，一是我老俩与表妹夫，二是正在工作的年轻人，三是孩子们。我们四人交谈些崇明的上海的台湾的

见闻轶事，传递两家亲戚的信息，老伴用她自做酒酿、豆沙芝麻汤团招待他们。不知不觉已近午夜，依依惜别。一觉醒来分两午。大年初一的第一顿早饭崇明人的习俗是吃酒酿圆子，谓之“年初一吃酒板（饭）第一朝。”

春节前夕，家里布置得焕然一新，大门贴个太“福”字，左右为春联：“天泰地泰三阳泰，家人和人和万事和。”客厅挂童男童女拱手作揖迎客彩色图片，两边各挂一串电子鞭炮，烁烁发光，噼噼啪啪作响，一派喜庆温馨气氛。看到许多华裔家庭与我们一样，各自寻找过春节的乐趣，希冀小辈远离家乡不忘“根”。诗曰：猴年身在美洲迎，习俗崇明不讲停。腊八元宵按时过，异邦春节亦温馨。

十日谈

在异国演完歌剧，正好过除

在国外过春节，明请看本栏。